

# 军旅报告文学的时代担当

丁晓平

了《唐山大地震》《兴安岭大火》等诸多名篇佳作。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解放军出版社推出了长篇报告文学《惊天动地战汶川》《万众一心建家园》，这是军旅作家“集团冲锋”完成的时代报告和精神史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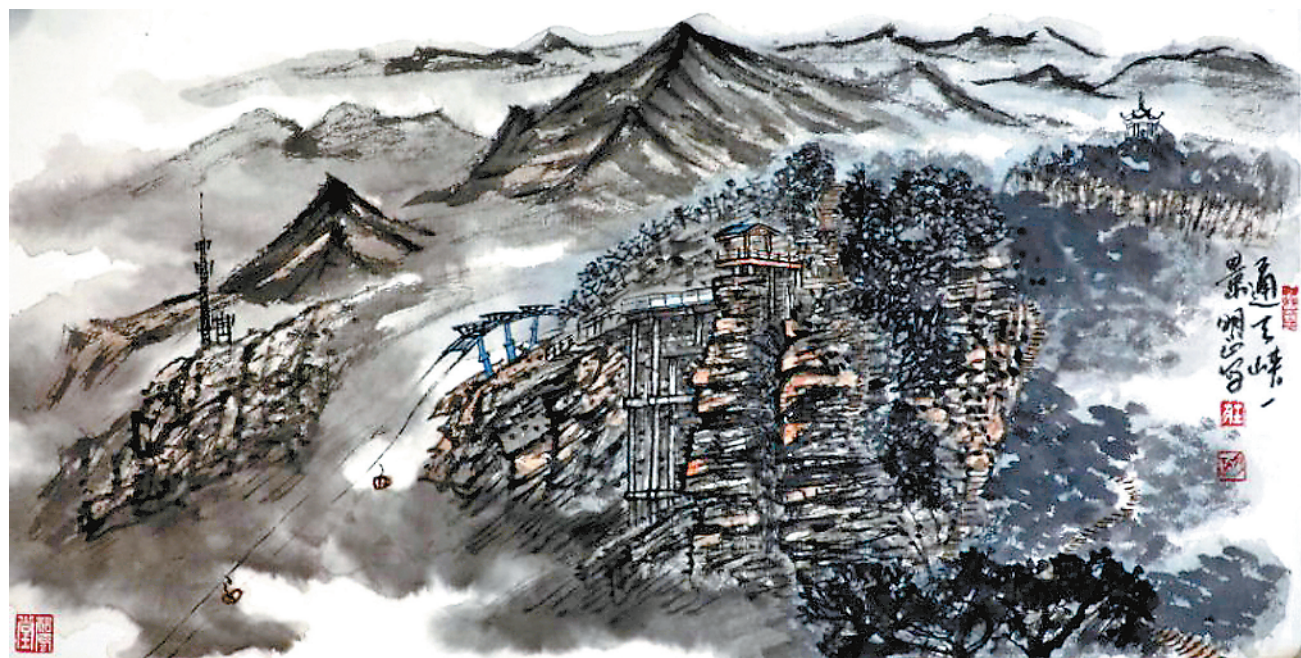
进入新时代，军旅报告文学作家更要有一种不畏风雨的精神；要“沉得下去、站得起来”，走进基层走进官兵，深入军营深入前线，与时代同步、与官兵同心、与祖国同行；用真诚生动的笔触展现军营生活的多彩和强军事业的伟大；在为伟大祖国、为人民军队、为基层官兵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由笔者策划的“强军进行时报告文学丛书”，正是响应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召唤，组织军旅作家和军事记者深入基层一线采访创作的最新成果。该丛书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展现了全军官兵在新时代的强军实践和强军风貌，是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的军旅报告文学系列新作。

几十年来，军旅作家和军事记者在军旅题材报告文学创作中，始终把满足官兵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官兵作为表现的主体，把为兵服务作为天职，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在新时代，如何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以鼓舞士气，更好地服务于备战打仗、提高战斗力、提高军事文化的软实力，这是军旅作家和军事记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应该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情操，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报告文学是反映真人真事的文体，更应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作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读者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几十年来，军旅作家和军事记者创作的报告文学，在题材内容的选择、叙事形态的创新、思想深度的开掘上，都凸显了前瞻性、针对性和现实感、历史感，打通了讴歌与批判之间的隔阂，充分发挥了报告文学文体的特色和优势。

在新时代，军旅报告文学作家应当密切关注新军事革命的进程，对人民军队在强军征程上的崭新实践给予大力描绘；应当具有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描写军营的人和事，既不回避现实矛盾，也不掩盖那些让人忧心或焦虑的弊端，而是经由颂扬、剖析、思考的汇合相融，及时发现、呈现和阐释新时代的军队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变化；应当善于倾听来自基层的真实声音，并作出科学的、独立的、理性的和富于启发性的判断，展现文学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从而使作品具有更为广阔的时代意涵。

毫无疑问，新时代是一个需要报告文学的时代，也是报告文学大有作为的时代。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部分作家和作品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甚至出现了落伍于时代、落后于人民的危机；难以适应时代发展，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如何跟上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引领时代风尚，是广大作家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此，在全媒体时代，军旅报告文学作家更应该自觉发挥“轻骑兵”的作用，坚定“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四力”，做到“四个坚持”；对重大问题发出正义的声音，对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作出及时、科学、准确的诠释；以更多优秀的作品凝聚起民族伟大复兴和强军兴军的磅礴力量。



# 强军风采的精准描摹

闫冰

## 佳作快评

###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军旅作家黄传会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行动》（解放军出版社2019年4月），作为“强军进行时报告文学丛书”之一，把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也门撤离中国公民行动首次完整、全面、立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读后不仅令人大开眼界，更让人在这样一部极富质感和热血的作品中，体会到强军使命的艰巨和崇高。

2015年3月26日至4月7日，中国海军在亚丁湾海域担负护航任务的临沂舰、潍坊舰和微山湖舰临危受命执行赴也门撤离中国公民任务。在短短的十天内，他们转战三国四港一岛，撤离数百名被困的中外公民，向党、祖国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也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履行大国责任、维护世界和

平的庄严承诺。

这次行动是中国军舰第一次赴国外执行撤离中国公民任务，而且是在战争的环境和背景下展开的，由此可见这次行动的复杂性、艰巨性和危险性。它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也正在于此。

《大国行动》共分七章，以《来自索克特拉岛的呼喊》开篇，讲述了名叫阿美、布蓝的一对闺蜜自助游到了也门，因为战争突然降临、交通阻断，她们无法离境，陷于孤岛。结尾则以《回家》落笔，记录了这对闺蜜终于看到祖国的军舰来接她们回家，情不自禁写下这样的日记：“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始终相信祖国不会不管我们。我想，这种坚信，源自于我的祖国叫中国！”作家巧妙的构思，为读者提供了真切的现场感和更为广阔的思想空间。

《大国行动》集中描写了临沂舰、潍坊舰和微山湖舰紧急执行撤离中国公民任务的全过程。作者还不失时机地嵌入对中国海军初创历程的回顾以及对军

舰命名由来的介绍。作品既展现了中国海军在战争背景下进行武装撤离中国公民的强大气魄，又展现了被撤离人员于困境中见到祖国军舰、登上祖国军舰的激动、幸福。这些别样情绪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牢固、团结的精神力量，让人读来格外感动。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彰显大国担当、大国气魄的行动，折射出人民海军70年来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步步走向深蓝的光辉历程。

综观《大国行动》，整部作品始终笼罩在“危急”的氛围之中，内容就像电影情节一样快速推进、跌宕起伏。需要撤离的中方援建公司人员、中方医疗队、中国游客，他们都渴望着远离炮火，尽快回家。中国驻也门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准确地对形势作出判断，海军参与这次行动的指战员迅速制定正确的行动方案并付诸实施。条条线索环环相扣，所有人围绕“抢时间安全撤离”这一目标紧急行动。作品细致展现了不

同身份、不同岗位、不同角色人物的“紧急”状态，用大量的场景和生动的细节，真实地再现了这次任务的紧迫与艰险。

报告文学是行动的文。《大国行动》最为震撼人心的，还是那些生动绵密的细节。作者深入舰上，采访了这次行动的参与者、亲历者，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从而使这部作品充满了现场感。作家功底扎实，文风清新，以散文化的语言和蒙太奇的手法推进叙事，作品充满了镜头感和画面感。作者聚焦微山湖舰舰长凌章权、潍坊舰蒙古族女操舵兵希林塔娜、临沂舰舰长高克等人物，以精准细腻的描摹塑造了新时代海军官兵的人物群像。

捧读这样一部沉甸甸的作品，重温这次振奋人心的大国行动，心中涌起万千感动。《大国行动》不仅书写了中国海军的强军风采，也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民族性格和大国担当。

# 时空交织的咏叹

刘大先

性，这来自于徐剑对藏地文化及其所传递的精神与理念的尊重。面对支离漫漶的史料和传说，徐剑催动合理的想象，报以同情的理解，通过扎实的生动的细节让干枯的历史丰厚润泽起来。这种笔法一直贯穿全书的始终。

试读一段。“我”与同行者从纳帕海乘车去往尼西，日色将暮，徐剑写道：“走过寒山万里的游子，策马走下白茫茫雪山，俯瞰奔于栏河谷几许炊烟直飘云天。牦牛还在山坡上吃草，田野里的青稞熟了，溢着成熟的麦香。无边的乡愁泛成一汪金汤，朝东，向着汉地呼啸而去。下榻旅舍，夜幕便垂下来了，一轮冰月挂在山冈上。于是羁旅之人，挖来寒冰，融化成水，研墨临池，挥毫记下一站又一站驿道纪程和沿途观感。”先着墨于当下，然后调转时空，将此时此刻推向更为久远而辽阔的过去。而在不同时空中共有的景物又将它们统合叠加在一起，虚实相生，使得古今联通对接。这类类似于古诗中的悬想的手法，诗从对岸飞来，气象与意境也就随之宏大且开阔起来。

这样的文字在《经幡》中比比皆是，可以说徐剑是在用诗的笔触写散文，化用古典，如盐入水，融合无迹，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雅正之美。全书始终能够如此气息贯通，殊为不易。更为突出的还在于叙述结构上的创造。徐剑采取的是双重叙述者并置的书写方式，主叙述者“我”行走于藏地的现实之中，为山水景物、宗教信仰、人文传说触动，将当下的体验直呈出来，文字洗练而有情致；次叙述者则是每一卷中涉及到的人物，“灵山”和“灵地”分别以大卫·妮尔和刘曼卿的第一人称展开叙事，“灵湖”则以超然的第三人称讲述热振的遭际。在双重叙述中，也不时掺入主叙述者的议论和抒情。这是行旅与历史题材融合的创新形式，在过去与现在两重维度上言志达意。

徐剑所行经的路途是远方，所采撷的史料是边地，天然地具有陌生化的效果。而这种文化与美学的陌生感经由作家主体的心灵锻造后，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心灵咏叹。情景交融，历史与当下际会，人生感悟随之上升到超越性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幡》不仅在形式上也在观念上丰富了游记与散文的样态，是当下非虚构类写作的重要收获。

徐剑的报告文学“导弹三部曲”（《大国长剑》《鸟瞰地球》《大国重器》）以翔实的资料和阳刚的风格书写了火箭军部队的前世今生，他同时也是一位笔触多变的散文作家。他的作品一方面有着金戈铁马的军人精神，另一方面也有着空灵润泽的文人气质，后者在《祁连如梦》中可见一斑。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徐剑还是一位藏地文化研究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三十多年间先后十八次进藏。履履所及之处，他写下了《东方哈达》《雪域飞虹》《玛吉阿米》《坛城》等作品，而《经幡》（重庆出版社2019年4月）则是最新的一部。

《经幡》由三卷构成，都是作者在身履藏地过程中回顾过往的叙事。现实与历史相互交织，鲜活的人物与故事凝成了时间的塑像，并以恒久的信仰映照、启示、抚慰着当下的人们。

立足于实地考察和历史资料的书写，使得《经幡》具有坚实的质地；作为文学作品，它又有着强烈的抒情

# 求真的赤子之心与激扬的家国情怀

董夏青青

以一名写作者的眼光打量周涛，最羡慕他写作有长气。一是几十年间笔耕不辍；二是诗有长诗，散文有单篇长达十三万字的《游牧长城》。没想到，70岁后，他干脆写起了长篇小说。或许，一个作家的创造力并不受制于时间规律，只要他心里还有活跃奔放的诗思哲想，有深沉磅礴的意念情愫，那么他的创作就是脱离重力向上飞腾的。长篇小说《西行记》（花城出版社2019年1月）用周涛戏作的小诗来说，正可谓“老来文章钝刀斧，切肉不成能削骨。莫道少年善鸣啾，且听荒林吼如虎”。

上世纪70年代的生活是一盆面，四十多年的岁月是流水。以水和面揉成团，这面团不可谓不筋道。离开《西行记》中所写的时代和喀什老城已几十年，但周涛依然以一个孩童般的赤诚话语，怀着对真实的兴趣，试图发现个体生命与周遭环境的特殊关系，为时代的演进提供珍贵的人文视角。

读《西行记》时，我每每被周涛的这种由智慧与善意构成的“天真”所深深打动。“当我谈‘天真’这个词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幼稚、天生的平庸或者故作粗俗。我把天真理解为一种新颖的感受能力、一种直感、一种内在的纯洁。”这种内在的纯洁使得她书藤在历史的漩涡中保持了一颗充满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她书藤这个“有公民的热情，有对艺术强烈的爱，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物形象，彰显了强健人格的构建与真善美的传承。

“小说塑造了姬书藤、哈皮等一系列随共和国成长的边疆青年形象。他们从屡遭挫折的人生中渐渐品尝到命运的深厚与丰富。他们如激流中的石头在坚硬的现实面前不断地被打磨，有命运的变迁，也有心灵的成长，尽管历经沧桑，但不失浪漫激扬的家国情怀。作品大气磅礴，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折射出国家的发展历程。”价值观影响着作家对事实材料的看法及证明的逻辑。《西行记》里的主人公姬书藤，无论外在境遇如何严酷，他的心都不会改变，他永远不会让灵魂与精神降维。无论何时、何种境地，他都会用爱与美的活力、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具体的存在，来抵御外部世界对生命、性灵的戕害与扭曲。更何况他身边还有庄延这样一位美好的女性——她有一副结实的身材和清醒而健全的头脑，她的生命能帮助其他人在最艰难的境遇中活下去。从多个女性人物的塑造中可以看到，周涛在大历史中，赋予女性人物们如大地一般敦实、又如云霞一般轻盈的精神面目。

周涛还在《西行记》中展示了他最擅长的语言功夫。“无论一个人有多么丰富的人生经验或多么深刻的人生见解以至多么宏大的社会历史视野，一旦他投身写作，成就就只能系于他对语言的控制。”在这部小说中，周涛拒绝平庸的信念非常明确。这使得他行文不落俗套，总是一次次地将语言带向不可预估的场面中去。尤其是对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描写，已不仅是一种情感的简单反馈与投射，而是一种经由诗性的处理而形成的思想韵致，充满着无法通过刻板训练得到的力量。这样的

语言，不是从“佳句拾萃”里学来的，而是被作者创造，突如其来的一个个“发生”。风格对冲的、杂糅的语言文字生机勃勃，奔放、率真、信笔由缰，带来了极为畅快的阅读体验，同时极大扩展了文字展示真相的范围与思想的维度。

“时间从来不愧不忙，但它迟早要使万物各归其位。”这世上最简单与最难的，或许就是心灵的归正。而这也是《西行记》所要表呈的真相。

壮美通天峡（国画）

庄明正作

长征

第4574期

